

会前曲

(讽刺小说)

马力

咦，怎么还不见温老的影子？请柬上印得清清楚楚，九点钟准时开会嘛！抬腕看看表，时钟移向“9”，眼见同分针就要构成垂直角了。

“哼，又不让他讲话，只在这儿坐上半天。电扇吹着，茶水喝着，还白蹭一顿饭，何乐而不为？分明是翘尾巴！”贾科长不禁愤愤然了。

“科长，赶紧让来宾在主席台上就座吧。”新调来的干事小王对他耳语。

贾科长皱眉，挠腮，望望台上的红软椅、绿台布、白瓷杯，终于走近麦克风，嘴移至最佳音响位置，双眉舒展，出语极富感情色彩：“我们荣幸地请到许多知名人士光临大会，现在欢迎他们台上就座。汪老，徐老，严老……每念到一位，他的眼睛便朝台下一排生着花胡子的老者眯眯笑，并拍拍巴掌，一半是欢迎，一半是催促。但应和者寥寥，他索性含笑下台去躬身相请。

花白胡子们自知不便使大会司仪难堪，纷纷起身，但仍无一捷足先登者。常被邀来莅临这样的大会，他们明白，上台顺序的先后，是颇有一番讲究的，任何冒昧之举，都是万万使不得的。

这点心思瞒不过年轻有为的贾科长。他先屈身搀起一位体态最为肥胖者，侧身，居左，稍弓背，又将步距自如地加以调节，使之与胖者合拍，沿木阶拾级而上。一切表明他尚能执东道之礼，尚能尽地主之谊。

于台口处，他猛然想起什么，大唤王干事。小王慌忙举相机，对焦距。贾科长随地转身亮相，等着咔嚓一声响，刷地一道光。

掌声劈啪，镁光灯闪烁。贾科长侧身于诸老之列，端的是人世间的好春色！

如果有音乐，效果更佳。贾科长及时总结经验。

(苦)(练)(者)

朱士奇

五年前，我搬到了这个城市的边缘——西郊东风楼居住，每天沿着一条不太平坦的路去上班。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在这条路上，和着链条在链盒里碰撞出的有节奏的叮当声，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极悦耳（或者说极刺耳）的“TIGER……”啊！——有人趁着雨后的清晨，在吊嗓子。我不懂音乐，但生性好奇。一捋捋，循声望见了一位少女，亭亭玉立在一株水曲柳下，眺望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正引亢高唱着。不管歌者音色如何，那形象委实是很美的。

从此，我每天早上上班时，都可以听到这单调的旋律，望到这优美的形象了——冬天，她裹着一件军大衣，春天，她穿着一件羊毛衫，雨天，她撑着雨伞，风天，她披着风衣……而且，极其守时，几乎可以按之对表。本来，我很爱请假，略有些不适，一定要托人带上一张假条。但逐渐，我全勤了！难道，是因为“音乐”的力量？

又有一天，还是在这条路上，我碰见了一位手执花锄的老农——“大爷！”“绝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我控住了他，”那个女子是个疯子吧？

老农瞪了我一眼，嗓子眼里骂了句什么，走开了。愕然间，一个胖小伙悄悄向我招了招手——“你怎么这么冒失？那老汉是她爷爷！”我心里一哆嗦。胖小伙扶住我的车把，颇有些痛心地说：“那是几年前了，村里有个娃爱唱歌儿，一天到晚地胡练！有一招，外地来了大剧团，招学员呢！找她来听了听音儿，说‘早晨没事儿，多到那棵水曲柳底下吊嗓子，那儿空气好，得练！’”女孩听话，去了。唉，每天没亮，这个女子就跑到树底下学鸡叫去了！这不，都三年半了！”

“怎么样啦？”我紧张地发问。“唉！”胖小伙长叹了一口气，走了。一边说，一边摇头——“那剧团早走了，再没来过……”

在史学家笔下，北宋真宗时曾先后两次为相的寇准，为官清正，秉性刚直，加上他力主抗辽、反对妥协，因而向被称为“清官”、“忠臣”。

然而，这位寇相爷在用人上却有些怪癖，那就是只用北方的“乡党”，而不用南方人。（寇准籍下邳，在今陕西渭南市境内）。陆游在《论选西北士大夫札子》中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方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有一年，临江人萧贯考中状元，寇准极力反对，说什么：“南方下国，不宜寇准多士。”当他的顽固意见得逞后，便高兴地逢人就夸：“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寇准不以才学高下为据，却以地域定取舍；开科取士不凭考绩而硬“夺”，这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清正”之举！

然而，时至今日，像寇准这样的“乡党”之见，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竟仍然存在。笔者日前见到一位五十年代末由上海来陕西某厂工作的工程师，言谈中，感到本厂连续几任本地领导都有些“欺生”，使这“外乡人”工作上得不到支持、重用，生活上也很少有人关心，因而常常产生“孔雀东南飞”的念头。当然，在某些外地人比较集中的单位，也存在歧视“老陕”的现象。所有这些不都是“乡党”观念在作怪吗！

旧社会有“亲不亲，同乡人”的说法，那时由于尔虞我诈，世态炎凉，要外出谋生，不得不一二“同乡”扶持相帮，几乎寸步难行。于是，官场上并有“同乡会”，移民也按籍贯而居，形成了“山东庄”、“河南村”。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倘若还有人以“乡”结“会”，按籍建村，那才真叫“不识时务”了呢！

为了加快我国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速度，党和国家每年都要从东南沿海及内地一些省、市、自治区调来大批人员来大西北工作。对于这些“外乡人”，我们理应尽到地主的情谊，表示热烈欢迎，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本地的生活。同时，在工作上要和本地的同志一样对待，有功则奖，有过则罚，对符合干部“四化”条件的，亦应及时提拔重用，使他们感到“此处非家胜我家”，从而能扎根大西北，尽心竭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切不可象寇准那样，处处以“中原老大”自居，视他多人为“下国之士”，否则，不仅“朝政”“党争日烈”，而且自己也将深受其害。

高时间

寇准的“乡党”之见

勘探路(外一首)

王承颜

是攀登的印记，是深索的行踪，是希望的延伸，是坚持的结晶。

缠着密密丛林，拽着重重山岭，像一条涓涓细流，酷暑不枯，严冬不凝；有着不屈的花蕾，闪着不屈的果红……算不出它有多长，算不出它有多短，但人们却知道，跟着它会看到春之梦！

归来

紧张地发问。“唉！”胖小伙长叹了一口气，走了。一边说，一边摇头——“那剧团早走了，再没来过……”



设计 刘世明

朝 陽

探矿队员归来了，踏着如水的月光，多少目光在询问：又采回多少希望？归来者笑而不语，背囊中托出团团闪光，人们竞相把它们捧起，象捧读一首首爱的诗行……

又有一天，还是在这条路上，我碰见了一位手执花锄的老农——“大爷！”“绝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我控住了他，”那个女子是个疯子吧？老农瞪了我一眼，嗓子眼里骂了句什么，走开了。愕然间，一个胖小伙悄悄向我招了招手——“你怎么这么冒失？那老汉是她爷爷！”我心里一哆嗦。胖小伙扶住我的车把，颇有些痛心地说：“那是几年前了，村里有个娃爱唱歌儿，一天到晚地胡练！有一招，外地来了大剧团，招学员呢！找她来听了听音儿，说‘早晨没事儿，多到那棵水曲柳底下吊嗓子，那儿空气好，得练！’”女孩听话，去了。唉，每天没亮，这个女子就跑到树底下学鸡叫去了！这不，都三年半了！”

此一时彼一时

工会主席：小陈，这一月给咱厂排的什么电影片子？

小陈：（递给排片表）“姑娘月”。

工会主席：啊？《黄山

来的姑娘》、《姑娘今年二十八》、《嫁不出去的姑娘》、《二十六个姑娘》……瞧，真新鲜，上一月是恋字月，这一月是“姑娘月”。

小陈：这叫此一时、彼一时也。

（义鸿 平利）



作者 黄小波

时针与分针在表盘中央拉出了一条不规则的横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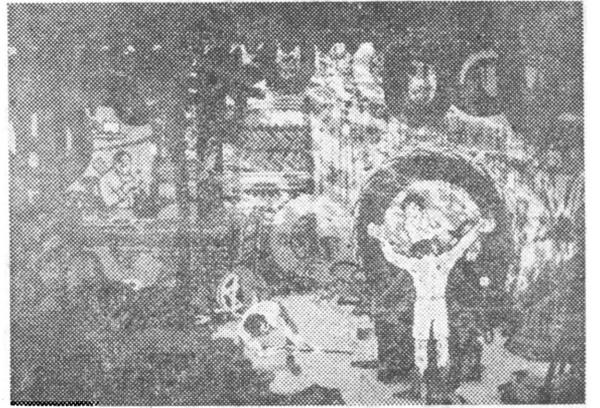
门口处忽有骚动，一阵责怨声朝台上卷来。有一素衣老者举步冲出大门。

“温老！”贾科长惊呼，疾步下台，“原谅我的疏忽，快请台上坐。”

“你们哪象开会，简直……”温老一抬手，“亏你们还挂出这个口号。”

主席台东侧，“时间就是金钱”的条幅赫然在目。

贾科长憋红了脸…… 张



新业(版画)

李辛儒

蒺藜草(杂文诗)

溪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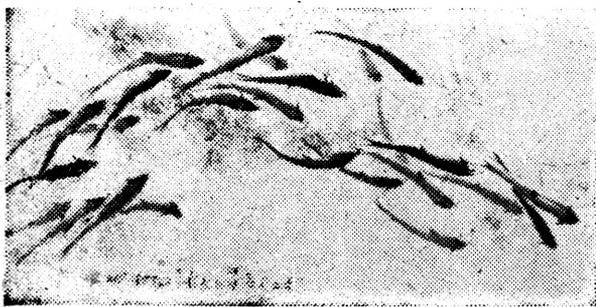
- 主人让山羊看家了，因为狗“嘴上没毛”。
- 蝙蝠们在大白天一齐出洞，原来发生了日蚀。
- 一只蚂蚁在自我介绍：“知道吗？我是在泰山出生的。”
- 星星其实是很亮的，只不过它离我们远些。
- “关羽是干什么的？”螳螂挥舞着大钳问。
- 冰雪给山峰戴了顶高帽，山神便帮它躲过了骄阳的惩罚。
- 苍蝇一边吮吸着蜂蜜，一边嗡嗡嘤嘤：“这是蜜蜂从花那儿偷来的！”
- 猫总是得宠的，因为它从来不说“不妙”。



职业习惯(幽默画) 夏明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拙作《我所认识的王若望》一文（载于贵报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四版），所写王若望同志三十三年前入狱时与陈丕显同志同在一监并在陈领导下进行过绝食斗争……其中陈丕显同志应作为方毅同志。此系作者记忆失误所致，务请更正。



游乐园(国画)

朝翔